

文化镜头

虞乡柳文化印记

□祁世坤

永济市虞乡镇，是柳宗元的“河东，古吾土”，即他的祖籍之地。这里说的柳文化，也就有了两层意思——河东柳氏文化和柳宗元文化。且这两个方面密切胶着，是为虞乡特色。

虞乡东接解池（盐湖），西连蒲坂（蒲州），南依中条（山），北临涑水（涑水、姚暹渠）。虞乡历史悠久，远古时期华胥氏活动于此，上古为舜帝远祖虞幕封国。汉朝时，其被称为解县，又称解梁，后分北解南解，唐朝南解始有虞乡（县）之称。明清以来，县城素有“四门八桥水围城，倒扎衙门小开封”之美誉。境内五老峰高耸入云，王官谷悬崖瀑布，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向为河东名胜。

虞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春秋豫让，忠烈侠义，晋室三分，战国雄起。自秦而始，更见英雄辈出，而后不断演绎威武壮阔的历史大剧。说到此处，必然提及秦设河东郡，后有三大著姓，或为三大望族，即“闻喜之裴、汾阴之薛、解之柳”。秦末统一中国，三大望族中经汉、晋、南北朝，融入北朝西魏鲜卑宇文氏政权的关陇集团，造成河东士族政治上锐意进取，婚姻上与皇族联姻，社会习俗上尚武崇文。且以柳氏一族而论，秦末柳安自楚迁来，定居虞乡，这一支柳姓繁衍生息，建功立业，昂扬奋发，遂有河东著姓之列的柳氏故地。其族多有名载史册，时见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者，至隋唐初，先后兴盛五百年。又如柳宗元所述“柳族之分，在北为高（河东）。充于史氏（史书），世相重侯”。唐高宗武后时期，先见位列宰相的柳奭遭遇残害，正如宗元所述柳氏“遭诸武，以故耗衰；武氏败，犹不能兴”。这也就是“河东柳氏的兴衰史与在兹念兹的柳宗元”牵肠挂肚的心结所在。

47岁时，柳宗元逝于柳州任所。他的朋友韩愈为文《柳州罗池庙碑》把他神化，是为造神之始。宋朝时永州为他建柳子庙，是为神祭；朝廷封他文惠侯，是为官祭。柳侯祠有“魂归河东”匾额，送他魂归祖籍，河东可为祖祭。

柳宗元有语“河东古吾土”，又有《晋问》“先生晋人也”，足见他的河东情结。中国柳宗元研究会成立之初，就以柳州、永州和永济为三足鼎立的学研活动之地。中国柳宗元研究会顾问谢汉强先生当年曾经九下河东，确立了所谓的虞解之析。柳宗元说是他的叔父曾“邑居于虞乡”，是其祖籍的

几经跌宕起伏，到了柳宗元，一路仕途，以致他在33岁之年，擢升礼部员外郎，由此进入“二王刘柳”政权核心，得到顺宗皇帝的支持，开始了“永贞革新”。然而却在选太子上得罪新贵，接连的宦官反扑，病弱的顺宗皇帝也在宫廷之变中交接政权。宪宗皇帝上来，对革新派大张挞伐，永贞革新146天就政息人亡。二王（王叔文、王伾）被致死，南贬者为“八司马”。柳宗元即永州司马，然不得参政，是为闲官，实为僇人（罪犯）。终于“十年辛苦久已劳”的他得诏回朝，谁想又是新旧宦从中作梗，遂再次被南贬。柳宗元左迁柳州刺史，如他所说“官虽进而地益远”，从此断念了他那颗复归政坛的雄心。

十年永州，柳宗元得以沉入民间，深长思考，他的理念依然“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这也成就了他的十年思想文学建树。尔后的四年柳州刺史，身处“是岂不足为政邪”的恶劣环境，却也给了他施展本领的用武之地。这里正是他当年永贞革新思想的践行地，也成就了他唐代著名政治革新家和思想家文学家的一世英名。

具体所指。

2003年，永济始建柳园，虞乡镇初步规划柳宗元广场。2007年，中国永济第四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暨首届河东柳氏文化交流会召开，柳园作为主会场，虞乡作为祖籍景点，柳文化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去年7月，虞乡镇党委、政府组团南下柳州柳侯祠、永州柳子庙考察学习，开阔视野，启发思路，归来后在已有柳宗元广场建设基础上，扩大规模，丰富内涵，使其更加异彩纷呈。

柳宗元广场现为20余亩，周边东有柳石巷，南邻柳子街，为柳文化区。走进广场，迎面是柳宗元汉白玉全身雕像，背景是一个宽大诗屏，艺术写意着他的《江雪》一诗。周围是他的乡愁诗园，琳琅满目，有他的诗作《零陵春望》《春怀故园》《寄京华亲故》等。广场西楼二层大厅，是柳宗元文化展馆。展厅布设板面6个部分，图文并茂，分为河东柳氏、祖邑虞乡、生平事迹、历史成就（政治、思想、文学）、家风家训、友朋交往等。虞乡党委、政府和民间两头热络、相互协同，山西河东柳氏文化有限公司也对河东柳氏祖茔作整体规划，着手动建。

虞乡镇作为永济的一个重镇，地处运城文旅示范带黄金位置，又是全国500家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凭借柳宗元文化得天独厚的机遇，置身乡村振兴的“千万工程”，虞乡正以“农商+文旅”产业的结合，展现新的姿态，打造新的标杆。着眼文旅热、研学热的时尚助力，新近虞乡学者群体编写《河东柳氏与虞乡》《柳宗元研究文论集》两书面世。笔者参观虞乡柳宗元文化广场景区，感事赋诗：

走进虞乡满目新，乐听导游讲古今。
四门八桥小开府，一域三雄大族郡。
风华千年尽赋物，才子百代争饰春。
子厚文气助古土，两册出炉自生辉。

□苑咀华

稷山访“大佛”

□李红伟

千里汾河纵贯三晋，在汾黄交汇处上溯百余里，就是稷山县城。沿稷峰街远眺，会发现一处飞檐翘角的巍峨建筑群耸峙在城北高地上，高低错落，层层叠叠。那就是有名的大佛寺了。

心心念念间，对大佛寺早已想象了很多次，描绘了很多次，终于驱车出发了，凭一颗心跨越万荣到稷山的距离，叩响了另一颗心的门环。

寺门前，两尊大铁狮高踞台上，怒睁圆目，驱邪镇恶。细细端详，这铁狮戏绣球、抚小狮的造型，却又诠释了内心的安详与慈爱。这时你会想起武士的盾，盾面对的是锋利的矛，守护的却是柔软的心。可见，大佛寺的铁狮造型极用心，在细节处阐释着佛心佛理。

一般情况下，寺庙里的布局大抵相似。天王殿里供奉着弥勒佛，弥勒佛的背后供奉着韦驮菩萨，殿内两侧是四大天王。天王殿后是大雄宝殿，主要供奉释迦牟尼佛像。大佛寺的建筑布局也不例外，只是在天王殿前两侧增建了鼓楼、钟楼，晨钟暮鼓之音

响起，修行之地便有了直抵心灵的氛围与境界。

大佛寺里共108个台阶，走完这些台阶，寓意抛却了人间108种烦恼，清净了灵魂里的角落褶皱，还原了初生的本来自我。终于，来到大佛寺里最高大的建筑——大雄宝殿前。举目仰望，这三重飞檐的两层楼阁映在蓝天白云间。在这里，不用任何人提醒，你会自然而然地放慢步子，说话时也会轻声细语。大殿里，最引人瞩目的是释迦牟尼佛像，目测比六层住宅楼还高。佛像虽高大，但慈眉善目，法相庄严，左手轻抚左膝，右手拇指相接，似在诵经说法。初进大殿，那种肃穆、威严、宏大的气场，会让你瞬间屏住呼吸。

最可贵的是，这大佛非传统石雕、木雕、泥雕，而是以正面黄土崖为材质雕琢而成。远在880多年前，工匠们光着膀子，搭起架子，攥住凿子，抡着锤子，叮叮当当地在崖上凿落多余的土坯，一天天过去，初具佛形，再一天天过去，佛形越来越清晰。无惧风雨，不惮疲累，他们手里的凿子换成了刻刀，一层层、一片片、一缕缕地雕琢，任何一个隐秘的角落都要精雕



细琢。那时，没有现代施工设备，工匠们凭的是信念和匠心，在岁月里抖落浮尘，佛像终于呈现在眼前，佛相也深深地印在心里。佛面世的那一年，是刻在历史上的一年。因为北宋覆灭，南宋苟且，关于大佛寺的记载是：建成于金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这是在宋王朝的屈辱年代里建成的，好在稷山大佛有着黄土材质的亲和与温度，也蕴藏着劳动人民隐忍不屈的刚强。自建成以来，大佛经历多次地震、战乱依然临崖而立，即使遭遇雷火焚烧依然坚守着这一方黄土地。

汾河淙淙，岁月流逝。大地变换着色彩，历史与未来的交界处回荡着奋斗者创新发展的最强音。大佛依然俯瞰着汾河两岸，见证着改天换地、社会进步、百姓安居乐业，见证着这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人间奇迹”。



运城珍宝馆

青玉瑗
小小玉器里的文明密码

主角：青玉瑗
出生时间：龙山文化时期
尺寸：外径10厘米、内径7厘米、厚0.7厘米
藏宝地：盐湖区博物馆



□记者 杨颖琦

龙山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文化遗存，距今约4000多年，其分布范围横跨黄河中下游的广袤区域，从繁华的聚落遗址到精巧的手工艺品，处处彰显着先民们蓬勃的创造力。这一时期，玉器制作也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工艺水平显著提升，玉器种类日益丰富，造型设计从实用功能向艺术审美不断演进。无论是祭祀天地的礼器，还是彰显身份的配饰，每一件玉器都凝聚着当时工匠的巧思与心血，以其独特的形态与精湛的工艺，记录下那个时代的智慧与传承。

除了我们熟悉的玉璧外，古人也以精巧的技艺，将玉石加工成各式各样的精美器具。玉瑗，与我们熟知的玉璧外形尤为相似，都是扁圆形设计。《尔雅》载：“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若好一谓之环。”这句话中，“肉”指实质的玉石，“好”指玉石中间的圆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玉多孔小的是玉璧，玉少孔大的是玉瑗，玉的边宽和孔径差不多的就是玉环了。

盐湖区博物馆馆藏的这件青玉瑗就来自龙山文化时期，温润的青玉质地，古朴的圆形设计，流畅的线条、规整的造型，都体现了先民对几何形状的精准把握。制作工艺上，青玉瑗表面打磨得光滑如镜，在光线的映照下，泛着柔和的光泽；中央圆孔采用当时先进的钻孔技术，展现出那一时代高超的工艺水准。

作为远古时期玉器的典型造型之一，玉瑗中央的圆孔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承载着古人对宇宙秩序的朴素认知。在远古先民的观念中，圆形象征着广袤无垠的天空，是神秘且神圣的存在；而中间的圆孔，则犹如连接天地的通道，寓意着沟通人与神的桥梁。古人将对天地万物的理解融入器物的造型之中，不仅展现了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更反映出他们对宇宙奥秘的敬畏与探索精神。而青玉瑗作为古代玉器之一，从创造之初自然也被赋予了独特的用途和文化内涵。

“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荀子·大略》这一记载，是对玉瑗用途的证明之一。其大意是说，诸侯之间派人问候用珪做凭证，君臣向大臣询问事务用璧，君主召见臣下用瑗，与人绝交用玦，召回绝交的人用环。也就是说，作为召令信物，古代延请人来时，需要使者持着玉瑗去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曾说“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讲述了玉瑗可用于引导天子上台阶，使用时君臣各执一端，避免直接接触。这不仅说明了其作为礼制用具的具体使用事宜，也体现了古代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素有“藏礼于器”的传统，人们按照礼制，让各种玉器成为礼的象征，以确立身份地位，显示尊卑关系，表达虔诚敬畏。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玉器的功能早已超越了实用范畴，承载着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使用何种玉器、如何使用都传达着相应的礼仪信息。这些信息蕴含着人们对宇宙天地的敬畏，对礼的追寻，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件小小的青玉瑗，让我们透过历史的尘埃，再次感受到中华礼仪的丰厚底蕴和永恒魅力。